

第一輯
散文

闲 日

既是闲日，巴不得迟起。迟起真是人生快事。作家梁遇春曾盛赞迟起的好处：“迟起不单使我们天天快活地开头，还叫我们每夜高兴地结束，我们每夜去睡时，心里就预料到明早迟起的快乐——预料中的快乐比当时的享受味还来得长得多。”梁遇春青年早夭，但对于迟起的“艺术”，实是最有体悟。他的生命或许也因饱享了迟起的快乐并不比别人的短暂呢！早起好比到嘴的肥肉突然被人叼走，怀里的情人猛地被人夺去。迟起却是美酒加咖啡，是情人的拥抱、亲吻兼献身，使你整天在嘴角咂巴着梦的香甜。

早餐懒得做，赖在客厅的角落里，打量着自己的家。家就是这样的吗？家具、地板、惨白的四壁，还有出门的爱人，家就是这样的了。可就这样一个家，已够人折腾了。家是避风的港湾，可是港湾里的船才易磕磕碰碰呢。家是囚鸟的笼子，可是笼子里的鸟才不受野兽的欺凌呢。为了这个家你可忙了，忙得心里可烦了。可也只有这个家才有地方让你闲着，闲得你又爱了。无论什么事，老天总爱扮一边哭脸一边笑脸，给人一半欢喜一半忧愁，让人一时跌倒一时爬起，使人失望中夹杂着希望！

中午胡乱吃点东西，趴在地上呼呼一觉到了傍晚。望着窗外的暮色，忽然发起愁来。愁什么呢？不知道。愁光阴的荏苒、时间的飞逝吗？或许是吧。古人关于时间的话语，随便挑

一句都让你觉得人生如梦顿生愁。可时间到底是什么呢？世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多着呢，可是没有什么比得上时间这么难以捉摸。我们和时间都在不停地往前跑，可到底是时间赶着我们跑，还是我们冲着时间追呢？

时间本应是个混沌的整体，可是太阳和地球把它分成了白天黑夜，我们又把它分成二十四小时，每小时六十分钟，每分钟六十秒，每秒……愁，或许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分割得太细，无时无刻不感到时间的流逝吧。或许是“愁因薄暮起”、“暝色起春愁”：白昼时思绪纷繁，心有他托。薄暮时万物将寂，如鸟归黄昏，兽寻老巢。人的思绪也感触旧物，求觅归宿，因此惆怅莫名，愁绪纷起。不管怎样，与其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追求欢欣快乐，不如说是在收集愁闷痛苦。因为当我们的生命之钟即将停止时，我们感到的大多不是一闪即逝的快乐，而是挥洒不去的愁苦！

快乐使人轻松地忘记自己，愁苦却使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人在愁闷时喜欢借酒消愁，其实这愁也分浓愁与淡愁。若是浓愁，那乌云惨淡、铺天盖地的浓愁，是无论什么酒也浇不灭的。若是淡愁，那丝丝的、悠悠的、不知何来不知所终的淡淡的哀愁，那么尽快备上一壶酒，炒几碟小菜，细酌慢饮，自陶自醉。这愁啊，就成了上好的香茗、带苦的莲子、涩口的佳药，孱杂在酒里，让你感觉到平日少有的恬静与踏实，领悟出人生许多深沉、高远的境界来……

哦，醉了，醉了，醉得眼乱心迷，睡意朦胧了。现在就以地当床，在愁醉中度过这个闲日的夜晚吧！

七周年志庆

毕业七年来，我事业无成，家室未立，前途无望，名利无着。平时连生日都懒得庆祝，今天却要为此七周年志庆。我买了香烟，虽然不太爱抽烟；又备了啤酒，虽然也不大会喝酒；还炒了几碟小菜，虽然更不懂做菜——一个人独斟独酌，在满屋子的烟圈酒气中举杯——为此七周年志庆！

七年前，理想和事业是甜葡萄，又鲜又美，清晰地挂在那里，似乎唾手可得。七年后，理想和事业成了吃不到的酸葡萄，又烂又臭，只好偷偷地扔进垃圾桶里。理想像眼前晃动的肥肉，引得人们赶了一程又一程，眼看就要咬住，可是猛地一扑，竟掉进了人生的陷阱里——世上的事大多这样！这七年，我不仅理想无望，事业无成，而且红颜难觅，爱情蹉跎。爱情像婚姻掷出的烟幕弹，熏得红男绿女们昏天黑地，不分东西；又像商场里的某些商品，外表包装得光光亮亮，里面却可能假冒伪劣、货不对板，而且一经售出，并不包换，怎不叫人大呼上当！其实谈恋爱就好比做生意，需要待价而沽：有多少金钱便买几分美色，有几分美色一定要卖多少价钱！假如既配不上贪钱的美女，又找不到有钱的丑女，就只好自认倒霉，在没钱的丑女中流连忘返。算是万幸，我终于逮着一位既不贪钱又不算丑的女人，赶紧举杯——为此七周年志庆！

这七年，我好比墙上的胶纸，贴到哪就是哪。别的不说，光搬家就搬了七八次，好的房子租不起，差的房子到了好的季

节又涨价。人生的风帆扬不起来，命运之锚又抛不上岸，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何处春”？朋友们买房买车娶妻生子，有的连“二奶”都包上了，而我却还在为租到一套便宜的房子沾沾自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以同怀视之的不少，能做一生知己的却不多。所谓朋友，可能是困顿时嘲笑你的人，丰收时妒忌你的人，失意时凌辱你的人。——朋友，这两个字眼自古以来享受了太多助人为乐、两肋插刀的美名！——当心你的朋友！

“家书抵万金”，可是更多的家书却重万钧！家书里问你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你不由热泪盈眶，乡思绵绵。可家书里二伯说替他儿子找个个工作好吗？大舅说你在那落地生根，到你那溜达溜达行不？堂兄表弟说咱们从小一起吃饭一起睡觉，这回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忙啦！还有一堆三亲四戚、七姑八姨托付的零零碎碎的大事小事。这时你眼呆了，心凉了，泪流不出来了。捧着家书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在家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那些个事推也不是，揽也不是。朋友的事可以推脱可以商量，亲戚的事一推那亲就少了一分，一拖那气就大了一截。亲戚亲戚，亲起来比什么都亲，疏起来比什么都疏。念你疼你的是这帮子亲戚，烦你恼你的也是这帮子亲戚！

罢了罢了，趁着暂时不用为吃穿住行奔忙跌走，趁着二伯、大舅、堂兄们还没有“兵临城下”，从从容容抽完最后一支烟，慢慢悠悠饮干最后一杯酒，干干净净吃尽最后一口菜——举杯——为这七周年志庆！

七 迁

七年搬了七次家！这几年的生活像打游击，开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次要迁入的所谓新居，依旧只是租住而已，拥有房子的那一天仍很遥远，等待的将是第八次乃至第九次搬家。

搬家首先得找房子。几房几厅，什么环境，多少价钱，心里有个数，大街小巷到处转。好比捉迷藏，合适的房子一定躲在什么地方，只等你把它找出来。南向北向，阳台门窗，反复比较，左右掂量，接下来便是讲价。房东大多长年出租，能征善战，爽快的击掌成交，老辣的就免不了一番“恶战”。有的房东刚开始还客客气气，满脸堆笑，一旦你付了钱或搬了进去，就变了嘴脸。其中有个中年妇女在我搬进去的第一天竟然带了两个妇人煞有介事地巡视每一个房间，打量每一件家具，恨不得每个角落都给我装上摄像机、窃听器，完了还提醒我不要干违法的事。我气愤填膺：“是我像犯罪的还是你像抓贼的！”这样的女士，你讲究男士风度，可能要吃亏；你大动干戈，又有欺压妇女之嫌。总之，这些年我使出浑身解数，轮番混战，简直成了房屋租赁市场的“沙场老将”了！

摆放、清洗、整理，接下来便是安住。人是旧人，家具还是旧家具，可换了新地方，又不免多了些牢骚：人啊人，你原本无牵无挂来，无牵无挂去，为何带着这一大堆家具东奔西跑、没完没了？你一天天衰老，家具也一天天损耗，仿佛人和家具要“白头偕老”！家具啊家具，你们原本光光亮亮、结结

实实，为何总是被人搬来颠去，到头来缺胳膊少腿，终逃不了被拆解、被抛弃的命运！书柜里的书啊，为何你们的数目越来越多，我的财富却越来越少？为何你们在我这里拥有的地方越来越大，我在这个世界拥有的地方却越来越小？知识就是力量吗？你们不仅没有增加我的力量，反而加重了我的运送之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可我怎么越来越跌落人生的低谷了？书啊书，爱你又恨你，讨厌你又需要你！牢骚发完愁顿生。搬家之后的几天里，心里陶陶然、悒悒然，如释重负；渐渐默默然、黯黯然，新累又生。

何况租住并不意味着安住。有时夜深人静，楼下的铁门被捶得震天响——“开门开门，查户口，查户口！”顿时鸡飞狗跳，人人都窜进楼顶上一个隐秘的小阁楼里，一时小阁楼成了“临时集中营”！我是当地户口，本来不用惊慌，可一见这阵势也免不了心里打鼓，因为据说有些治保员在查户口时常常浑水摸鱼，干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惹不起还躲得起，我干脆也带着我的女人往楼顶上冲。顿时一堆人挤在“临时集中营”里大气不敢出，黑暗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个臭汗淋漓，敢怒不敢言。回想当时的情景，真像《石壕吏》中“有吏夜捉人”的惨状：“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最惊险的是有一回“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车刚开到新住地，锅碗瓢盆一批批卸下来正准备往楼上搬，突然冲过来十几个恶狠狠的小流氓，什么话也不说，就是不让我请的工人搬。这是一伙无业游民，平日仗着人多，专抢他人生意，否则动手打人。没办法，只好遣散工人，让这伙人搬。试着一打听，领头的竟是我的老乡。老乡见老乡，他的脸上也似乎挂不住，说自己本来是专科毕业，在这实在混不开，索性干起这样的营生，这次撞上你老乡，实在对不住。我说好在你还认老乡，索

性“好人”做到底，给我好好搬完了事，多少钱我照付，可千万别打抢我这些破烂东西。临了我跟女人打趣说，哪一天我走投无路了，也揭竿起义去做这样的“山大王”。女人惊魂未定，抹了抹一头的冷汗！

每回看到大厦落成或别人买了房子乔迁新居，我心里就涌出一阵阵酸酸的怪想：这些高楼大厦不也是钢筋水泥砌筑而成，为何这般受人拥捧？那些新房子不也是墙壁窗户围拢而成，为何这般昂贵？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可哪一个房间属于我？人人乔迁新居，为何我仍租着房子，而且搬来搬去穷折腾？搬家搬家，次数越搬越多，快乐越搬越少；年纪越搬越大，志气越搬越小。形形色色的人、大大小小的事搅和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将你缠住、捆紧、动弹不得；像一块块磨石，磨掉了你的稚气、你的棱角；像一支支利箭，呼啸而来，擦肩而过——你得学会闪避，学会抵挡，学会撑持，即使中箭倒地，也要竭力爬起，踉跄前行！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饔飧啜醑，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苏东坡一生豪放旷达，皆因对人对事作如是观。七年七迁，有多少酸辛苦辣让人回味啊！若能像苏东坡一样达观视之，这些酸辛苦辣又何尝不是甜美快乐呢？我与女人曾半夜奋起，抡着扫把追打硕鼠。硕鼠硕鼠，吃了我粟，扰我睡眠，休走看打！女人想观战又怕被咬，一个人站在沙发上又叫又跳，仿佛打的不是老鼠而是女人！酣战告捷，我拎着老鼠的尾巴啧啧叹息：硕鼠虽硕，可惜不中看也不中吃！

又一次一个熟识的住户正好要搬走，找到我说他有一张大床垫还挺好的，打算送人，问我需不需要。我想家里多一张也没有坏处，来了客人也许用得着。于是我和女人费尽气力把它抬到五楼的住处，放好之后蹦上去一踩，“砰”的一声竟然整

只脚都陷了进去——原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里面还隐约传出蟑螂爬动的声音！不由大呼上当，叫苦不迭，腰酸背痛好几天，骂骂咧咧好几天！

“欲望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一切生命在本质上都是痛苦的。”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将人生的痛苦阐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可是他自己却似乎最懂得享受人生，经常出入歌剧院，参加沙龙，闲了才在书本上宣扬他的悲观哲学。其实人生绝非单纯的痛苦，也绝非单纯的快乐。有些人看似痛苦其实快乐，有些人看似快乐其实痛苦。快乐中的痛苦有时比单纯的痛苦更痛苦，痛苦中的快乐有时又比单纯的快乐更快乐。那些腰缠万贯、得意忘形的人们，痛苦和无聊也许像钟摆一样老在他们心里来回晃动；那些平凡淡泊、踏踏实实的人们，幸福和快乐也许一直在他们身边回环萦绕。你敬重人生，人生也关爱你；你抱怨世界，世界也惩罚你！人生不可能处处充满快乐，但若觉得人生尽是痛苦，你就真的一点快乐也没有了——人生紧要的是拥有一种稳健踏实、宁静平和的生活态度！

七年七迁，我认识了许多农民、司机、搬运工、安装工甚至流氓、骗子。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给我家拆装空调，骑在八层楼高的空调室外机上微微晃动，女人紧张得不敢看，他却说自己像顶在杂技演员头上的水壶罐子，看似摇摇欲坠，其实稳稳当当。我问他常年悬在高空作业害怕吗？他说怎么不怕，没办法，要挣钱吃饭，越害怕越紧张，越紧张越不小心。其实悬在八楼和一楼没什么区别，关键是心理素质，惯了就好了。也有同事出过事，谁都不想出事，但日子还得这样过，钱还得这样挣。他的话蛮有道理的。是的，说到底，人不都是高悬着过，在刀尖上过吗？看似若无其事，其实内藏玄机；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布满暗礁！

我还经常见到一对收破烂的夫妇，男的瘦高清俊，女的相貌粗丑。男的在前面踩着三轮车，车空的时候，女的在车上坐着，车满的时候，女的在后面跟着。夫妻俩有说有笑，配合默契。这次搬家我请他俩来收拾破烂，女的收集捆扎，男的上下搬运，时不时还互相流露出关切和爱护。他们自说是河北人，在这里收破烂三年了，以前什么活都干过，却爱这活儿来源稳定，又不受人管束欺压，脏是脏了点，可自由稳当，最重要的是夫妻俩可以相互照应。钱虽挣得少，生活倒蛮踏实。这对夫妻简直有些浪漫了吧！——“人生何处不飞花”！收破烂的生活未必富足，但夫妻情谊弥足珍贵。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人生的各个阶段中，何处没有幸福？哪里没有快乐？关键是你有没有追求和创造幸福与快乐的心灵！

夫妻俩走了，女人出门了，我独坐客厅，默然。一个年轻的空调安装工，一对普通的收破烂的夫妇，还有那些农民、司机、搬运工，他们不都向我阐释着生活的道理吗？而我却不断埋怨世界，埋怨女人。女人啊，一直以来，你伴我偎我，而我却常常忽略了你，冷落了 you。七年七迁，你记得查户口的狼狈吗？记得被老鼠吓得在沙发上乱窜乱跳吗？记得踩破床垫的懊恼吗？女人，我其实并未真正读懂你——世上又有几个男人真正读懂了自己的女人！女人啊，我不知以后还会搬去哪里，但我知道，我真该好好读读你，读懂你！

乡村行

(一)

待在南国广州，要想感受冬天，只能是一份奢望。其实，用不着跑去冰天雪地的北国，只需稍稍往北，往北一点点，来到我的家乡湖南，那里的冬天，就别有一番深韵……

晚秋的赭黄层层褪尽，初冬的世界枯白、灰暗、黑黢黢。山水丛木寂寂茫茫，沉沉欲睡。村人也似乎感染了这种睡意，在田间小道上倦倦走着，双手抄拢，棉衣紧箍，像只乌龟缓缓挪行。有时手里提着个篾编的小焙笼走家串户，或到十几里外的镇上赶集。笼里火星点点，外面寒意阵阵，稍一起风，人便缩进棉袄里，身子斜斜地向前倾着，活像只袋鼠。风总是不大的，却夹着微微的呼啸声。那是冬天在吹口哨，一声起来一声落，一阵抑来一阵扬，一段喜来一段悲。真不知冬天的嘴巴在哪里，是什么模样？竟把口哨吹得如此顿挫哽咽！

早上常有霜。一抹一抹敷在砖上、石上、树枝上、褐黄的土块上。像镀了层银，不知什么时候竟悄悄淡去了——那是冬天飘逸的裙角吧，谁把它们抖开了？那是冬天花白的胡须吧，谁把它们刮净了？雾有时也伴着霜，一齐把早晨包裹了：绵绵的，密密的，却并不厚实，不让你迷失你的所在；黏黏的、润润的，倒并不湿漉，使你周身阵阵松爽；幽幽的、荡荡的，也

并不诡秘，你心底渐生出几分空廓恢宏的境界来。

一年定有场雪！先是沙子粒，“叭叭叭”洒在地上、房顶上、颓垣上。是为雪投石问路？为雪击鼓鸣金？还是先薄薄地结上一层冰，把污垢凝住了，把尘土洁净了，恭候雪的光临？那雪啊，竟飘飘扬扬地下了。短才两三天，长不逾半月。薄只有几分，厚不过几寸。撒在木桩上像棉帽，敷在树枝上像剑戟，覆在屋顶上像披肩，铺在平地上像白褥。霭霭四周，茫茫八方，雪是雪，物是物。雪没有掩盖物的姿态，物沉醉于雪的洁白。雪来自天宇，把纯洁和美丽普施万物。万物驻足大地，用肌肤和身体衬托着雪。雪物相融相亲了，天地相交相和了——好一幅赏心悦目的雪景啊！

雪过天晴，天角处赫然一轮清月！天已够蓝，月却不尽白，似有人朝天顶戳了个洞，要探出天外；又似有人从天外凿了个眼，正向下瞅着呢。飞机“嗡嗡嗡”从天的一边爬到另一边，拖着长长的白色尾线，仿佛在蓝天架起了单杆，只要伸出手，就可以在上面翻飞筋斗呢！

路边有口残井。井壁剥蚀，苔藓簇生，已经很少有人到这里汲水了。村民富了，家家打了井。可没有人嘲笑它，鄙视它，玷污它。它静伏着，回忆着，感喟着。它曾探知大地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坦露于天；它曾吮吸大地的汁液，一点一滴地传输于人。它盈了，亏了，寒了，暖了，却从不掩饰，永远这么清白！它把甘甜和润泽献给别人，把寂寞和秃残留给自己，竟无半句怨言！假若有一天它真的崩垮了，掩埋了，消失了，它也并不渴求人们知道：这里曾有一口井——一口小小的、残残的、默默的井！

流水无声，群鸭齐唱。晃晃悠悠的鸭子，盘桓河岸之上，云集石桥之下。不管水寒水暖，常年游弋于此；不管潮涨潮落，天天嘎鸣于此。它们也有快乐痛苦么？也有得意失意么？

也会孤单寂寞么？人也好，鸭也好，不都有生有死吗？为何鸭如此淡然，人却很难做到呢？天上白鹭高旋，似乎盯上了村外的一口鱼塘。它瞄准了哪条鱼？哪条鱼正惶惶逃匿？“一行白鹭上青天”，多么开阔的诗意啊！“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多么自由的净域啊！在人的眼里，这是美丽的风景，可在白鹭和鱼之间，却是生与死的较量——大自然的哪一道风景不潜藏着代价？生命的哪一个过程不暗伏着斗争！门前的几只狗似乎都交上了好朋友，有事没事总互相亲亲嗅嗅，追追咬咬，看了让人欢喜，让人艳羡。想想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真是促人深思，促人深思。

冬夜岑岑，凝思寂听，我又迷醉于冬夜的静了。夜像厚厚的衣裳，一点点缝实了，扣紧了；像浓浓的墨汁，一团团涨满了每个角落每丝缝隙。每座房屋都是夜海中的一个小岛，每个小岛都捧出一窗亮光——它们是地上的亮星星，虽照不明夜，却要装点夜！

夜静得深，静得奇，静得仿佛可以感到空气的流动、关节的扭转、血脉的搏动。习惯了都市喧嚣的耳根这时遽然清静了，开始有些窒息，渐渐仿佛空脱得要飞动，要被抛出这个世界。

静啊静，人生难得几回静！在这样的静中，还有什么想不清，有什么停不住，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这样的静中，若是捧本书徐徐地翻看，那书本厚厚的质感，书页脆脆的清响，让人感到踏实，感到熨帖，感到彻心彻骨的静谧与安详！平日紧绷的头皮仿佛正敞开无数快乐的小孔，任由书里的思想泉水般汨汨洗涤，渗入，充溢！在故乡的冬夜里，这是何等的境域，何等的享受啊……

(二)

回到家乡的这些天，我天天出去远足：推开吱吱呀呀的木栅门，沿着迤迤邐邐的小路，迎着簌簌瑟瑟的寒风，奔向广袤的田野！田野上，一萼萼枯短的稻茬等着来年翻耕，极目望去，仿佛被齐刷刷地剃光了头，寒风一起，竟生生地有些冷了。田里到处堆放着灰白的稻草垛，有的已被烧成黑灰，在田埂间黑白相杂，错落有致，仿佛围棋盘上酣战的黑白子。澄澈的渠水洄湫脚下，碰上卵石子翻起浪花，似颗颗花白闪亮的银锭。菜畦里大芥菜舒枝展叶，像从地里伸出的喇叭，正开怀笑脸地向天吹。小麻雀成群结队，扑扑跳跳，争啄地里散落的稻穗，耒儿齐齐腾上就近的电线一溜排开，耒儿像张大网漫天漫地撒向田野。五六只大狗在田野上奔踹追逐，嗅嗅咬咬，有一只狗竟高高地立在石桥上驻足遥望。它在看什么？它在想什么？或许它也像我一样正举目四顾，骋怀遐思呢！

徜徉田间，我大口呼吸着清新空气，尽情领略着田野风光。我忍不住要呼喊，要高叫！我从喉咙里吐出一口口痰沫——让那久积在我心中的污秽和怨怒都见鬼去吧！我捡起一根竹棍狠命地抽打着路边枯干的灌木——让那沾染在我身上的肮脏与鄙俗都见鬼去吧！多年的都市生活，我沉醉，我迷茫，我愤怒，我渴望！我恣意地漫步田野，徘徊田塍，隐隐约约总像缺了点什么，又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几头牛在田间静静地吃着草。我在一头牛面前蹲下来，默默地盯着它。为什么它干的是犁地的重活，吃的却是纤纤小草，而且从不厌倦，从不争闹？它抬起头来看看我，眸光恬静而安详，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有意无意地向旁边挪了挪身躯。身后湿湿软软的泥里立即现出四个拳头般大的脚印——四

个努力、踏实、淡定的脚印！

几百米处长着二三十棵苍劲斑驳的老树。它们高低不一，粗细各异，稀稀疏疏地分布四周。那高的不欺凌矮的，自己昂首挺胸奋勇向上；那矮的也不嫉妒高的，踏踏实实立稳自己的地盘。其中有两棵特别高大壮伟。一棵长在田埂旁，树根深深地扎进土里，树叶早已落尽，树枝却如剑如戟般浑身抖擞，将树干团团围住，像只振翅欲飞的凤凰！另一棵长在附近的小土丘上，也已枝叶斩尽。只有孤零零的一柱树干嵯峨挺立，被下面隆起的土丘拱拥捧出，似要拔地而起，腾空而去——这岂不是一条狰狞虬劲的猛龙？它与数百米外的“凤凰”遥相顾盼，使阒阒寂寂的田野净添几分浑厚与恢廓！

河畔还有两棵小树，彼此相距较近。其中一棵树从岸壁蜿蜒钻出，树皮已剥落近半，可树干却如钢筋铁骨般倔强扭转，直将葱葱的树冠顶出河岸。试想，每年春涨夏涝，它要经历多少挣扎？每年霜冻雪降，它要熬受多少苦寒！另一棵树情状更险。树旁的小桥前不久崩垮了，大量泥石塌进河里，树的根须也全松动了，一根一根或断或连。邻近的那棵树仿佛正替它捏着把汗，暗暗鼓劲说：“抓稳了，再扎进去些！”果然，树根掉转了头，正扎进新的土壤！

远处，青山幽幽淡淡，若明若暗。略近些，一片人头高的茅草丛在田野的周边蔓延伸展。茅草早已枯干灰白，微风一起，草丛随风拂动，发出一阵阵细细柔柔、松松爽爽的“沙沙”声，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畅快。又让人隐隐觉得：这些柔弱的茅草虽然已经枯干灰白，但是在它们的声音里，仿佛仍然隐含着生机，洋溢着愉快，充满着希望！在这片土地上，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自由自在地枯萎、凋谢、化为尘、化为土。可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它们依然一派朝气蓬勃，一派生机盎然！

哦，这田野上的一切，这牛、这树、这茅草，还有那枯短的稻茬，喇叭一样的大芥菜，扑跳的小鸟，奔逐的狗，它们不都是一样么？它们是那么不起眼，那么不足道。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希望！不管多么卑微，它们也不失纯真和自然；不管多么渺小，它们的职责、自由和希望也同天、同地、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有着自己的轨迹和方向。它们永远做着自己，循着自己的轨迹，朝着自己的方向，把自己的生命奋力地张扬！

这广袤的田野啊，她不也是这样么？她是这么富饶壮丽：鲜鲜润润的泥土是她的肌肤，墨墨乌乌的树丛是她的发髻，泠泠潺潺的河渠是她的血脉，厚厚实实的沃土是她的体魄！她拥有这么多，却深情地伏在这里默默不响；她这么辽阔，却放开臂膀一声不吭地拥抱这块土地。她这般恬静又不乏生气，这般腴美又不令人生腻。蓝天红日，她笑得灿烂却不曾忘形；阴云密布，她愁得惨淡却依然开怀。风雪雨雹掀扯她的衣袂，她总是宽容地把它合上；春绿秋黄为她披上盛装，她又何曾忘形地狂欢？她热爱自己的天地，执着自己的理想，却从不奢望变成富丽的街衢、时髦的广场。她永远用她的沟渠灌溉土壤，用她的土壤输送营养——这是怎样的境界、怎样的精神！

哦！我明白了，一直以来我所渴慕、所追寻、所缺乏的，不正是这样的境界、这样的精神吗？！